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著

續

答諮訪賦役

償運

一先單償運每正米一石加耗米四斗又加斛面尖耗米二斗六升又加過江脚米六升不容再加矣葢正米一石已加耗米七斗二升也乃今又每正耗米一石官戶加耗四升民戶加耗

七八升至五某衛兊軍地近人衆糧長不敵毎石加耗至二斗又加使費銀一錢耗上加耗是二石有餘方兊得正米一石而諸不經之費如東道錢偏手錢行颾錢訖籌錢摸巢錢樣米脚米諸般名色又毎石約費分餘加以倉上挑脚錢剥船錢斛手錢又毎石約費升餘又某縣遼糧正耗米一石又加耗米一石是二石三斗方兊得正米一石矣農民終歳勤動僅獲些須籽粒而催科隨之不知經幾許江湖風浪方運入

飧而貪冢無厭如此若廉明之令尚知護恤糧長乃遞來陋習相沿或恐以子民之膏血恣兌軍之狼籍至臨兌之時不問交兌情狀惟是籤牌四出致兌軍百計留難多方撒指兌遲一日則糧長多一日之費受一日之苦俛首求兌求卑而不可得不亦可異乎合無于兌畢之上開明某衛正米若干加耗米若干共該兌米若干石其兩斛加尖已有二六輕賫其過江脚米又有三分折色麻可免耗外之耗乃官戶糧戶之

米必須篩颺乾淨不得雜以糠秕粞穀使兌軍藉口索賠也

輕賫

一輕賫之設爲交兌時有淋尖斛之爭欲令刮鉄平斛故部泒江南每正兌米一石兩斛又加尖耗米二斗六升改折銀一錢三分是曰二六輕賫此銀原係兌米加尖之折色恐軍衛浪費解淮候給爲軍得矣爲官民則未便也夫爲此加尖米之銀增點解戸加以解官之費加以

貼役之銀每錠五錢此官費也又解戶在本地
受解官之擲賻在淮府受交收之留難每錠費
用至一兩五錢艮亦苦矣乃解官與包解之奸
胥通同作弊將原錠鞘銀開封改傾輕錠銀水
不足致淮府驗究倩人代禁呈稱該州縣銀輕
銀低所致仍復加泒如天啟五年充折之輕賫
復泒于天啟七年之田糧不已甚乎及至軍充
米除官戶外仍復加尖擊斛不肯刮鐵平檮尖
上加尖役外加役斯田斯民能堪至此乎合無

即以輕賫銀交與兌官帶去在州縣免解銀貼
役之費在民間免爲軍起解之累在兌官兌軍
亦免在淮候領之稽遲葢有三便焉至于兌米
之加尖非善設法不能禁革合照萬曆中年間
吳江劉尹之法釘斛搊于斛口而旋轉之亦一
平準法也

淺船民七料

按某某某三衛舊制淺船三百八十隻若照清
江廠原定規則每隻賫銀一百兩除舊船料外

軍出三分民出七分是每隻該銀七十兩十年一造每年均派船不滿四十隻銀不滿三千兩今派每年五千二百有奇乃昔爲借支爲補派今爲預派而在雜料加派中又有新增淺船單三木料銀二百九十餘兩抑何其不經也是所當稽其實也

遞餉

賦役書中不編遞餉若干止據某縣長單編每畝連杠銀九厘一毫内以銀糴辦本色米每平

米一石加米三升四合零餘外仍泒折色某縣長單編每平米一石舊額正銀三分四釐九毫零內扣糴辦米價銀二分九釐三毫零每一升筭銀柒釐該帶運遼米四升一合九勺零實徵遼銀五釐五毫旣云糴矣何以復泒之于田使民間遼米之先每石加贈耗米一石又加以使費之銀倉敖家徵之攩長攩長徵之里排里排徵之細戶上以糴字避加泒之名下則以糴字受加耗之害愚謂起運存留中冇可以議改折

議减耗者用以抵補遼米而總括于五斗之中
條編于充單之內不必多其名色使奸貪得以
藉口也大都今日衙門最利上有一項新派名
色不論事之重輕輙相與增其加贈難其解扛
所以國需僅一分而民費幾倍之此弊之首唱
者始于和豐倉之總名相仍有年頗爲得志今
漸延及同郡矣合應嚴禁遍示正官不時查訪
庶奸貪稍知歛跡也

昌平米

昌平鎮邊糧之加泒每本色米一石加泒米二合五勺從來賦役書中會計告示並無此項而相沿已二十餘年矣在二十年前尚有官單可據今并無官單矣數年前尚云七州縣三年一輪編今則歲歲編泒矣且不編于官戶民戶而獨編于糧長里長所不解也只長洲一縣有四百八十七石有奇則通府可知如其必不可已何不明泒于兊運之中而乃暗增于會計之外是可查也

金花濶布

按金花舊制京庫折糧每平米一石該折銀二錢五分周文襄王肅菴二公俱派于重額田上則此項銀應派于吳縣長洲吳江三縣以其田額重故以是寛之也京庫折布每一疋准米一石每疋價銀二錢五分扛銀　分舊制派于太倉崑山嘉定三縣以其地出布其土高阜故以是寛之也金布二項分派六縣實爲均平當是不易之規部派之式金花銀一兩准米四石濶

白布一疋準米一石若每石折銀五錢此京庫之法非恤民之意

兵餉

國初沿海原設金山太倉鎮海諸衛各有哨船絡繹廵視爲防海計至密也自嘉靖有倭難復于額外募兵禦之而原設各衛官軍則移之守城葢國家之法臨陣損官軍三名以上即爲失機若所募民兵即損數萬無傷也平時盡民力以養軍有事又募民爲兵以衛軍識者每竊憾

焉且募兵不難銷兵爲難及事平而兵不可銷因籍其人于劉河吳淞福山白茆等處分兵汛守是江南歲歲有防倭之費也况今日海上之兵已非昔日之强壯凡一兵缺游手無賴之徒輙貸銀買充之又營伍之兵類皆虛額遇查點輙僱人應名其現在者又雜以疲弱益因兵餉皆頭目關支銀入其手任意花銷强者給餉之半弱者給十之三故多懦弱無聊之輩卒有警急將焉用之然所守皆要地設兵守險事亦有

名今則內地亦各增兵設船欲其往來巡哨其
實未必在信地也有官至則更相報探一應故
事而已且有盜反縛兵而擄其財者則兵方避
盜之不暇而暇防盜乎宜委賢能官設法稽查
不時點閱務得實數統兵官逐一挑選遵制力
舉三百觔以上者方許入選其疲弱者以漸汰
之但挑選之官稍從寬大若一一精選則十人
中難得一人合式者今廢法已久人心玩惕過
爲嚴刻恐不能堪又有聚嚣之患其哨官不時

考察去其不肖而補其賢者益去十兵不如去一官而去一不肖之官于軍中更有益也其兵之已經選中者編立行伍將籍貫年貌身之大小面之赤白髮之長短照邊上招兵之式置籍登記造冊印鈐一留本道一發兵官遇事故各缺不許私相頂替凡受賄容補者必罰着伍長即時申報一報兵官一報本道立法修復

祖制使諸軍巡視熟習海戰遇一兵缺即補以衛所之軍餘軍盡即補各縣民壯或遇兵官遷

轉郎補以本衛所之賢能武職彼自食其本分月糧爲國家防守信地庶不失當時設立衛所及編置民壯防守城池之本意遇汛出洋亦照例量加工食以展其效用之心行之有年則兵皆土著而餉可大省此練兵省餉之道所宜講也今不惟不省且告匱焉且歲增而那移焉皆由某官隱其虛耗動以印信文書冒支侵匿與府縣胥吏通同作弊查盤官亦止據其印信以爲眞實耳其中虛冒之弊有不可窮詰者稽查

之要惟在得其官軍實數其間有無緣事抑革見任差操守城者幼各若干名總筭一年應得糧若干查其屯田耕種該糧若干先儘屯田糧米給與各衛官軍抑筭穀支幾月其不足者派與各縣各縣存留軍儲某月某衛官軍赴某縣領若干一照京軍食通糧之例逐名支領其有新軍到衛舊軍解補必由本道掛號行文州縣知會分布既定則常年餘糧可作練兵支用以本衛之餘糧養防練之士卒又何額外征餉餉

外那移哉古人師老不息必議屯田今防海諸兵既不可減而不行屯田非計也葢募民爲兵是驅良民爲强暴教兵屯田是化强暴爲良農

今沿海沿江所漲陞科塗田多被豪占合遣官丈量分兵屯種或豪民占業已久不容軍屯即每畝起科給兵充餉其有積荒田土累民賠補者今前民呈告田圩四址給軍開墾且屯且守果聚實軍糧則三衛軍儲各營兵餉諒必有餘即以餘糧充開墾之資加給衆兵計地開墾各

兵得額外之糧豈不樂從各縣荒田得熟又可免奸頑隱漏侵欺之弊且化兵爲農法之善者也

按各州縣荒田原係傍江傍湖傍海之所多分兵信守之地若將比較冊荒糧摘出令糧長塘長里長開明四址按圖給發水兵耕種則眞荒有可熟之望假荒亦得復熟之法高者可以開墾成田低者亦可菱芡蒲葦隨土宜而種植兵農兩利之術想亦可爲無處荒

糧之實助云

貼役解扛

嘗考古冊不派役扛銀者各役有正有幇正者一名幇者幾名量情行貼彼此兩願所貼適供所用如非運正户僉二三分其餘分數共出銀幇之每分出銀若干註爲定例南運妆頭等做此有恃强不出者即令着役似亦均服自貼役之銀一設則諸幇户皆可不用矣乃今之幇户仍不能免則于貼役之制何取其故可思也上

給下領之間其中留難扣除有其名而無其實
也夫差役之繁若官府清明自可不擾在本地
有糧衙糧房之常例押糧皂快之需索吏書門
皂之酒席在中途糧廳協運之常例車脚扣除
船夫打詐之苦毒若得一一禁革則北運一名
可省百金之虛費收頭一役在廉明之日每千
兩僅費三十兩而有餘在混昧之時甚至費百
金而不足尚有羅織喪身之病誠得愛民賢令
行幇役舊例則役銀可不加派而各役原有助

銀諒無獨累之苦若照吳縣舊例照匾之上中
下以編役之上中下設有役田之多寡歲令糧
長徵收充役而不徵役銀民更便矣此先任撫
臺宋公之善政民到于今受其賜未有可行于
吳縣而不可行于各邑者也但令各扇啚甲宦
家大戶平心公議各計自有之戶田量捐百中
之二三豈為厲民哉按先王之制卿大夫士及
府吏胥徒之屬各隨職給田故歛薄而用常裕
宋以來姑蘇之田給文武官俸者曰職田官買

民田以備荒者曰社倉田鄉民出所保正義役者曰義役田具府誌可考今稍舉南宋之制使各役皆有田不亦可少蘇民困也哉

存餘

按積餘之法聖王治世之良規也天運之所以不窮者積餘于四分度之一也地運之所以不窮者積餘于江湖河海之中也國運之所以不窮者積餘于三年九年之蓄也古來裁成輔相作用莫大于此先是吳中賦重而民貧積逋以

數萬計　上命文襄公撫江南十餘年間餘積
十餘萬石肅菴王公守蘇清查田糧有無
處荒糧一十一餘萬石俱以田耗包補外而數
年間亦積米萬石夫以積困之澤國二公為之
經畫區處遂使民之散者復歸土之荒者復熟
漸覩樂利之休足民足國此餘積之明驗也不
意嘉靖末年惑于餘米失稽之說舉耗米盡括
之于官每石有六錢七錢之折色于是民間之
耗米遂為內府之正供且舉　欽俞歐陽公奏

減之議埋沒不行而當時暫有抵補之荒糧至
今永爲無處之荒糧矣不亦深可惜哉此雖巳
往成議然當今之時邊疆多事而事屬奏減勢
有不能行者夫以無可餘之日而爲有可餘之
計莫如議改折議省役議畫一之徵盖南北糧
運中有可改折之項一改折則五錢折色可完
正米而加耗夫船可爲餘積改折則民役省而
車脚盤用皆爲餘積定畫一之徵則虛荒不濫
偏零不繁下不能爲奸而本色折色兵役里從

中之奇零盡歸餘積矣于是軍兵之虛冒者嚴之則兵餉之餘可養有用之兵義役之分侵者稽之則工食辦料之中可省無益之貪其餘織造驛傳優免等項之可議裁議借者政多可籌也其民間之議贖議鍰議輸者政多可儲也址可以佐軍國下可以蘇民困遠可以濟邊餉近可以練土兵皆餘積之妙用也若仍經賦冊籍派無剩之法則上有減額之虛名下受新增之實禍朝四暮三此減彼增啟奸惑愚殊非實政

一三

此當年張給諫覽冊冊跋語有貫心實政之感也

方今 國事倥傯寧可虛談減賦必有餘積方可供 朝廷不時之急需此文裏轉輸善策可做而行也不然俟 吉而後泒勢必不及不得不爲那移那移弊藪也不那移又坐困也有家者而無餘存一有不測便將立敗况天下乎合無將徵則盡一以餘米餘銀立循環簿嚴爲查盤不許妄用支銷不爲汙吏乾没自可爲 國家實用矣

如本色米今驗派四斗八升八合零若照舊
規每石派徵米五斗當有一升餘之剩米可
抵充遼糧又有可改折者可以湊抵　如折
色銀今驗派二錢四分六釐零若照舊規每
石派徵銀二錢伍分亦當有三釐之剩銀可
抵遼銀又有夏稅馬艸雜料中之可改編者
并可湊抵　練兵役扛里甲均徭中皆可類
推

會計

夫會計宜早定矣必徵則畫一而後可以早定然徵則之畫一又必與戶部淮撫定議而後可以畫一今軍運不可議矣民運中有可減新額而後舊額者有可改本色而爲折色者必議定乃可垂久而歲歲之會計可以早定即有凶荒第舉其額中之本折一通融之耳額固不必更也至于存留之本折兵役之增減里徭之因革是在本處之酌議自定矣又如　王祿之改折內官之增額織造之胃破雜料之援征優免之

公輸灾銀之隱弊又如存留之　恩赦䆠錄之
均免皆可預爲擬議以待不時之需葢　國家
有事小民豈不知報與其赦而復征何如以不
征爲赦減而旋增何如以不增爲減上不煩筭
扣下不啟奸弊反爲直捷則今歲之會計似應
仍上年之舊而畧去其竒零倣古冊之制而預
求其餘積實今日俻急之要着亦畫一之微權
也

糧長

一每名糧長一當十分恭官索常例銀　．　．　大

小叔　　上下房書手皆視爲奇貨中區

兩下區　　兩又日日到倉日日折飯有　　錢

者有　　錢者而各役酒錢人人效尤間遭倉歇

侵逃每致傾家亡命究其侵尅之故皆因平日

串通官大戶知數人撮借那移又有啚充不願

糧長收而包與倉歇者撮借在先期或出先米

一石該銀一兩止撮六七錢那移撮借凡結交

吏書差役家中衣食嫖賭花費過多此充急迫

遂至潛逃其勢不害首名不止矣查倉歇即係
總名俗名倉鼠以其善啗倉糧也昔年禁革總
名逐出離城三十里改名歇家據歇家之用止
該領兌今原有押扇差人自足供役至如折銀
比較宜照昔年舊規用縣前歇家或用總書帶
比俱可

北運

一北運之難難在顧船船埠有偏手船家有撮
借途中又有夘水之需索二十年前每名外水

不過辛苦神福倒班犒賞錢一兩外止矣今加
添至三兩二錢之外近年間有打詐一節解戶
被其荼毒情極可恨差役反有陰為之地而分
其利者今宜嚴着埠頭與小甲限十一月中同
解戶細訪三四百担牢固中船報名在官定其
水脚銀兩河下縣中先給十分之三急為修整
餘等付糧解中途陸續分給萬一長途用度不
足稟過總部量批執照將船抵借候到河西務
衙門起剝即行文支會鎖押船戶追比給還方

許回風裝載如此庶可絕刁蹬那移之累矣至
如外水打詐是在總部廉明嚴禁差役交通一
有發覺即擒拏爲首二三人嚴刑重治自可潛
華其他開幇宜早漕船欺壓河西務領剝到京
交割衙門與保識撒措俱已奉　旨嚴禁永宜
恪守遵行

一王祿

一三王祿米崇禎元年奉　旨改折優䘏小民
也奈包頭串通縣書差役及該王府儹催等官

百般勒掯一倍反出二倍卽如彼處來人云正米一石改折銀一兩二錢舖墊八錢耗銀一錢二分大約交納不過二兩一錢之外其津貼費用幾何今反索至四兩方包縣中又以改折之故每石追夫船水脚銀七錢糧解有不甘而願親往者又因各戶分釐品搭米少路遥不得不勉强承應又有索至六兩之外者包頭之爲害如此

淸查

一田地非清查不明自萬曆三十七年以後已
經二十年矣推收情弊已多據冊見點清查總
書何得置之寢閣今宜據三十七年事例嚴行
該局總書查算明白并查三十五年分卯縣某
書冊陞科錢糧及近年陞科地蕩數目抵補拋
積板荒錢糧再着新舊首名督率該總造冊呈
遞如有容情隱匿或將高作低或移低作高與
飛灑等弊容貴買主呈首嚴行究問并坐撫按
依律

軍儲恤孤

一軍儲恤孤每年爲縣總作弊私自收折獲利無葬今照得二項人等原不便于本色對支宜將該派水區以充代兊之用一則不使在倉官糧徒飽奸猾之腹一則不累高區人戸另當出兊之難似爲剔弊安民之一策也

水區

一水區徵糧不論年分荒熟即着高區代兊許以折銀扣還拖欠二三限後遂至寢閣徒累良

民扣還者亦復乾沒是代完即乾沒但低區良
苦每年啟折軍儲卹孤二項共米一萬三千八
百有奇不派高區坐派水區則在水區已蒙改
折之利在高區又免代納之苦似爲兩便

扣支

一扣支南北解戶糧折每歲動以萬計一憑縣
總上下其手往往有解戶領票扣足而堂簿不
銷亦有堂簿已銷而解戶未嘗領票又有扣票
多而底冊少亦有底冊少而扣票多所以近時

濤出隱縮銀百千然大半又屬朦朧矣今宜照
收頭用連三票一付糧解一存縣總一付收頭
與首名銀票付收頭米票付首名同比冊交付該書當堂繳
遞以憑覆查

縣總

一據萬曆三十一年朱撫臺四府全冊縣總郎
總名原選有身家曉書算者充當止因一切錢
糧不完上司問罪等項俱着承認遂爲極苦之
役二十二年分酌議照舊編當但將錢糧不完

上司問罪等項責令該房承認以減其苦此時止用戶房不知何時入糧書之手毎年加代充扣支軍儲恤孤需索若干派剩存留與奇零餘積侵欺若干至如隱縮尤不可詰此一縣錢糧所係萬分宜留心者

衙差

一官府欲保民生莫如禁革差役近日正印牌票或着里排或着原告非不善矣而衙差反有一二三爲羣嚇詐鄉愚者尤可歎息毎見山鄉差

下竹兜船隻紛紛如雨雞犬一盡

倉糧

向來倉糧之害苦于倉棍之蚕食倉口之敝壞今日之苦又加以出兌之稽遲舊規十一十二月完糧正月初十月開兌二月中兌事盡完是米之在倉遠不過百日在糧長易于與守鼠雀之耗爲日亦淺米不發蒸發蛀折耗可量且當時米價貴不過五錢人亦不甚生心今米價日貴兌軍日遲米在倉至二百餘日則蒸蛀巳耗

其一鼠雀已耗其一而常例諸名色又必十去其二倉棍之神運鬼輸即最有行者亦必十去其二是担米入倉勢必先去其半而倉棍之狠毒者竟全挐而逃所以從來糧長破家者多至近年尤事尤不可言糧長無不破家倉棍無不得志矣

徵比災銀

天啟七年分災荒推收弊竇不一有因官大戶例不准荒詭避甲下者有田在高區戶在水區

者有因蟲荒四折水災九折而以水災責蟲災者甚至戶田止有十畝而飛來之災反有二十餘畝者是以甲下災銀眞假萬狀實緣有力之奸民安享其利無辜代死之排年日斃于杖今鬮摘比細戶低區緩徵二分甚善但每區甲下戶多逃亡其二分停緩雖止及貧絕逃戶尚苦不足若有力之家亦止完八分將窮亡小戶苦于勢力兩窮者終不能辦納其一而殷實良田不難巔未盡完者反得以延脫其二合應以甲

內之數令里排細開有徵無徵設法通融摘欠務令與應徵之數相合如有隱匿責重里排而徵比之條或先高後低自兩及錢鱗次漸摘是亦徵比災銀之一法也雖然是年三災疊至官以交代竟不推災而反忽加軍器輕賫門皁陳設三項重復科征民力何堪

錢糧積弊

一每年糧折無定額有司不請裁于撫按任意那移致以正項爲對支緩徵爲急撮

舊規條銀與徭役等另徵解放自有緩急

一每年南糧解無定准或先時已議本色臨期忽改折色糧房以米價貴賤高下其手索詐無厭

一每年徵糧在官倉造冊率多浮數俱糧房吏書賣放每代允一石索銀三錢此誠積弊所以會計徵則必須截去奇零照古制簡約徑直則

在官易查在民易曉

一均徭徵銀並未嘗分派雜役仍俱編派正身該里甲索銀代當如塘長鋪兵更夫之類

按塘長原編于審糧長月並不領官帑　鋪兵俱有官給工食矣復以幫貼編報害民

更夫原有官給工食而在城走爲總甲歲以此嚇詐幫貼

一每年推收田畝賣主買主俱被總書賄通每畝移輕作重改派別田除作斗則致奸戶坐享

無稅之田而愚民枉納無田之稅

按此皆因田畝派則太多所以此弊難革欲

清此弊非斗則減少不可

一每造冊某書將上等田錢糧改作緩徵將見

徵數內總加補還無從查考

按某書一役雖官憑糧長開報而掌其事者

每區坐定一人乃子孫世傳之衣食更無他

人可叅其權者所以斗則輕重花分詭寄孫

其所爲而造冊點役之時惟其所便蓋因底

冊是家世珍藏捧收是一手經過他人不能
知亦不敢問也
一倉穀借言出陳易新之說挄徙賄糧房俱領
穀出糶到後或揑作逃故或托言腐爛或虛數
還官以漸消磨即查盤無處稽考
一十年一次編審里役一年一次編派雜役有
司不知率令糧長開報在官戶照例優免外餘
照田分承糧解向年詭寄之弊雖或少減而富
家大戶將多田花分小戶徃徃避役較之官戶

反多便宜俱係該區總書凿書作弊

按見今攢造五年差觧将尖文冊委官不過

與之常例委吏書不過與之利孔委糧長不

過借其名色相仍之弊難革舞文之奸難燭

不若于前此一兩年分大比冊在内先行摘

出艸冊然後委書攢造庶可免騷擾百姓隱

蔽富戶之弊

一遼米絲綿或本色折色或七分本三分折並

無一定之規

一天啟七年郡中大災熟田每石平米較前反加出一斗六升除補荒糧外作何下落總之熟田代荒區出糧徒爲胥吏地耳此萬萬不可行仍宜題明永禁此例以甦良民之困

衛兵

各州府通衛指揮千百戸若干員與　國同休戚受恩既沃圖報當殷其前後左右中各所軍丁不知若干人官而出衛管事軍而管船運糧已各勤于王事無論矣至如每衛軍一名蔓延

軍餘或十丁或百丁俱爲軍獨在衛當差該所
印官督同本所查軍餘年壯勇力者若干人操
演郎以本所屯糧量供軍餉富軍求逸者責令
供一軍之食以補其餉之所不足及至操演技
精報名造冊合于操場較藝果有一可當十百
可當千者本軍倍加兵糧重用而該所官亦以
此超擢則各衛所軍不啻巨萬計而情軍皆精
兵矣

賦冊

銀止于毫米止于合此平準法但必徑約乃可
杜弊此肅菴王公陽山宋公米五斗銀二錢五
分之法久行之無弊而其後乃大變益官之輸
于朝者有各項之款目而民之輸于官者則不
必各項之名色此古冊立法必曰徵一以定其
則云若儘法分派在吏書可以名目奇零爲弊
在上官反無餘積通融以應急需當事者每以
派剩減免博恤民之名爲民者實以朝四暮
三受暗加之實禍此經賦冊相因之弊至今遺

害

正名遏亂

夷患時有而紀綱必不可紊若遂欲用打行百子會响馬以拒敵是率天下而夷也不唯不可行亦不可言不唯不可言併不可名近見邸報私聚兵衆者以作亂論此語似宜揭破

開河修塘

見今小民嗷嗷惟有開城内支河新奉　明旨各照門面民間自願僱工但須一示耳其自辯

墅至楓橋一帶官塘係董主政特建今久傾圮興修亦一盛事

一吳縣各區有上中下三等相承三四十年今有上者而下矣下者而上矣然如二十一都二十二都之消長亦間有之無大更變也其大壞者莫甚于三十八年遂亂區之高下法當於復古中畧覈消長大約取十年内比冊參其戶田孰前少而今多孰前多而今少似亦瞭然至無田而殷實之區不可以田地拘也葢分區舊規

每區十分糧長卽以糧長領十分差解區之上者領北運櫃頭區之中者領南運區之下者爲貼解下之中有空役則以修倉囤各區中有義租義租應公用支銷耳然義租不更設收租之人卽以糧長分收分管其法甚善

一吳縣役法二十年前民不苦役者皆賴宋中丞爲令時特設義租耳今日之義租有虛名無實惠法宜照舊規卽以糧長管徵每年正二月任糧長自行召佃恭區中糧長稔知一區之民

所收之利即其利必不致召非其人覇占者侵
隱者許糧長呈告有荒蕪者宜分五年之糧長
分頭出工本募民開墾則二三年間皆成腴田
盖此田當時宋公皆訪上等田給上等價易於
成熟其否者乃民間作弊以私田潛易然不多
也此法一復則義租諸弊不查自清而新增役
銀亦可議减且糧觧之法即在其中不必更議
右吳縣二舊規乃一操而衆舉之大法也自
二規一廢民苦不均花詭日甚若速行議復

則奸民種種規避可以愚外匯人之耳目必

不能愚本匯人之耳目也

一吳縣南運三名每名費銀二百兩應委衙官輸解給銀若干以充其用蓋一官攝三船易而糙糧多改折則一船亦足矣然舂辦必須糧長而交割之時恐又有留難之苦不可不預慮也其農桑循兼齊頭稻州或衙官帶解盡勿以役民近有議非運十名亦委一官解六櫃用六吏徵收者然以一官統十船似難而吏尤不可重

托催南運可耳

一吳縣塘長之役裁革已久須有潛謀復故致使公差絡繹所費甚繁蓋塘長之設用以修築官塘圩岸本縣並無官塘况所屬俱係高鄉亦無圩岸何必虛設以遺民害允宜裁革

一吳縣非運南運宜以有田之區須之而收頭之役宜以殷實者充之葢耕者便于米而商者能辦銀各隨所便也且古法重農則民間之役當倍恤耕者今一有事即加之于田一有役亦

唯撥之于田何怪乎田地之荒蕪農民之日瘠
也

一吳縣十一都官戶最多最大民甚苦之合應
官戶之銀自領自解如松江府先達陞平泉議
見在舉行者

一吳縣凡造黃册之年每啚約費若干金通
縣費銀　　餘兩何得有此濫費今俟應造之
年每啚量議銀一兩通縣計銀五百十一兩此
銀應于役田內加編不得波及小民着令戶房

吏書分領前銀謄錄京冊一本其府縣二冊應否再造或可省以便民

一吳縣清軍冊籍自有兵房合令本房書手攢造設給工食以贍其用區揔冊書徒滋勞擾宜

一吳縣六櫃之法其分區均搭相尋已久不必更易若比較之期正宜定期畫一耳但前名該銀若干收完乃及次名鱗次而收便無窮年之苦矣前名收將完時宜即預稟僉票交代郎着

前各呼喚不必起差或六櫃各付一鈐印票单開列第幾櫃共銀若干每名該收銀若干收頭每人幾分該收銀若干收完日下註自某年某月某日起至某年某月某日止共收銀若干完共用票若干張存若干張交某人如此庶收頭無差役之擾而上櫃亦無斷續之慮矣

一吳縣解扛之銀收頭先與糧吏　而解扛銀水多不足色甚有加鉛吊銅之弊此皆銀匠之過也

計銀匠每傾銀一錠工銀炭銀大約一錢官民各給其半又鑿字銀匠一分工食不爲不足矣若足色之銀下爐虧折每錠二三錢足矣按銀匠之術甚神不得不受其欺耳聞吳江一法每櫃置銀匠一名所納之銀看銀傾銀皆屬其手他日傾銀起解亦即其人不得以銀水爲辭且既得民間傾銷工錢更不必費官民之工食一中傷收頭之弊最毒于包納之人其弊有匿名呈有乘荒混報有與櫃書串同納時以十爲

一入數時以一爲十

一吳縣守櫃六名每名費銀若干兩通縣計費若干兩㕘鄉民不諳書筭每櫃點櫃書二名官給工食不敷另議私貼又私倩櫃書二名工食費用與官點等且又央托親戚代納多致竊取或有包攬代收盜銀花費臨拆脫逃收頭賠補

一或覺其侵盜立致不測勢不得不出於包令包價每百兩索至　　矣其勢不　　兩不　　兩不止矣計該縣應收銀僅七萬耳爲此七萬之

銀費民若干金可乎

一投櫃之銀因銀水不等所以爐中虧折甚大其原雖始于銀鋪其害實苦于投納之人官戶之知數易主之銀而以勢壓之門役縣棍又包小民之銀而更易之若執法不收必至爭鬧收頭一身不能離櫃勢不得上堂稟官勢又不敵只得含忍收之宦僕有扣酒銀者其在衙門納四五錢以上者以九分爲一錢納二三錢以下

者以八分爲一錢此類不可枚舉
一吳縣扇書一役舊規舉報殷實人户充當鄉民倩人代役每名費銀三四十金至于錢糧差惧仍復正役曾經鄉禁舉報着令首名糧長召募諳曉書筭者充當在義租銀内每名給工食銀七兩二錢復着糧長私貼㞐糧長自吝私貼陽募陰報仍害小民速應裁革合選糧房書手能書筭者若干人以充扇書之役每名議給工食銀十二兩外加紙張銀二兩止令攢造比簿

長單二冊其實徵十股青緑等冊悉革之櫃書斷不必用况此櫃之櫃書原即彼櫃之扇書一人而兩其名色即兩其工食尤可訝也

一吳縣收頭捉拏上櫃共有十三票每票索銀三兩不過出一示某日某人上櫃某日拆封云云足矣何煩多票也其該收若干即令收足息肩無得終年累役

一舊規錢糧徵比排年內設一經催一里長經催輪催秋糧里長輪催徵里完欠仍責排年但

排年一身既比秋糧後比徭里先任袁侯僩之
于二十四年間申將秋糧徭里併爲一項徵輸
仍設經催管催上五甲里長管催下五甲分頭
催管五年息肩每歲錢糧編立七限徵收每限
一月爲度不爲不便但將五甲錢糧併立一人
戶下只比經里不比排年致有奸頑人戶乘上
不比公然拖欠累及輸當經里含冤受責況自
袁侯陞任後更設一正限二副限之名月比三
限臨一限有一限押差動輒先着經里是以往

往破家善政之弊一至于此宜的裁之

一吳縣三十七扇與長洲不同都中復有都故收銀者常有紏纒誤寫之病造比較册亦較煩于長洲然吳縣扇書公給私貼大約視區之大小爲多寡亦足相當矣若照長洲例一日收銀二日裝數一日比較定爲畫一之法則造比册者亦便收銀者亦便

一比較必須比排年每限必開欠戶上半日比排年下半月方差拘欠戶聽比斯可免經催見

年之累而錢糧亦不至拖欠須將比較冊一一
照長洲鄧侯法而給以長單方便稽查開欠戶
法宜照韓侯合同摘單一存內案比一付差帶
比一人不完不銷一名不到責差人其單即令
排年扇書于上半月正限比較時開送
一查扇書之法如比較後比冊連本縣存照票
宜收繳衙內對查比冊查過至次限前幾日發
出裝數照票不必發出
一吳縣漕糧歲遇徵輸輒報糧長管收但首名

擅報役之權受賄顛倒僉報不實及收糧之日
頑戶侵賴臨完致令賠償強豪踞充糧長每用
六斗大斛加五征收即今權立甲完似乎便民
准行新例但仍着首名每啚舉報甲總一人徵
收本啚糧稅其弊尤甚何也糧長猶五年一編
五年一科索耳甲總逐年着報貧民亦逐年受
詐矣間有區豪啚霸報役包當侵收肥巳臨完
脫逃致使旗軍告官挨緝縱獲逋逃糧巳花費
仍害正役將銀折米因缺漕擱軍民兩不便

一在城附郭啚分有門攤人夫及居民總甲之設每着該啚見年舉報致啚棍歲底挨門需索重賄以為上下一邑騷然合將居民門面挨其僻閙分為上中下等則令各啚公同查報以通縣舊例門攤等項銀若干驗法均派悉照門面額書人有遷徙變更門面永為定額則銀自照其原編民不苦于索詐

一舊制軍匠恐生影射例不分析但戶名一而丁口無筭每有田踰千畝糧逾百石總歸一戶

辦糧奸頑者推諉戶長歷年拖欠以致經見代
貣戶長賠糧祇因不開丁口細數所以得售其
奸合于軍匠二戶另立人丁征比責欠丁而糧
易完矣第戶長亦有藏匿奸戶之弊并宜嚴禁
一吳縣高鄉每苦旱而低荒亦間有於是不得
已編爲荒區例免差辦糧不上倉作恤孤軍儲
二項銀不上櫃派各役名下充支不意奸頑緣
以作弊有故買熟田收入荒區以欠糧避役者
有反以荒田討推別扇隂毒小民者惟其不行

浚鑿之計致使荒中有熟熟中有荒弊不可清
糧不得完合着該區首名從公到啚循圩歷號
沿坵踏勘查明要見某都某啚某字圩原額田
若干內被旱災水災田若干備細開造亢旱之
處每田十畝開池一畝計一畝之積可救九畝
之旱池一畝約費二十金當于兌米餘糧役田
餘銀支銷其低田圩岸亦給工食修築則高低
成熟熟賦役自均非若長洲縣積荒之難處也如
首名將熟作荒妄報應開許諸人指實鳴官坐

罪

一皇磚解戶飛軍及祭丁科舉入學春馬夜夫等項工食之費悉于役銀內支用不以擾民

一舖兵一役舊有額設工食即不敷當于役銀內量加何必每年紛報合革

一總甲之苦北經里尤甚一遇火盜人命或察拏訪犯盜賊便着地方衙役視爲几肉火盜責以救護人命責以棺殮及備辦屍場物件勞費已極少違便加痛責又盜或脫逃即鎖押監追

倩人尋覔旋復帶此不知輪當之人戸籍雖係
同啚而家有遠近之異有籍在城而鄉居者有
籍在鄉而城居者火盜卒發何能往救至于訪
犯强盜事涉秘密焉能預知何故驅此無辜之
民枉受剝膚之害致啚民輸此役者多致喪亡
而莫之恤耶舊設官兵原備火盜今當倍設名
數厚給餉銀令其廵警設或失火被盜責歸兵
役其人命狀詞必如長洲鄧矦法訪犯强盜合
造挨門册一本浮居版籍悉行開造凡緝訪前

項便令前後協拏無得盡累該管

一凡縣前酒肆不啻二十餘家爭取時鮮肥甘

貴味以供衙門之厭飫每吏書承行必令差人

促延酒肆吏曰賓書曰主書之幫手曰朋友加

以歡家陪侍而吏書家奴無不飽餐每差人承

一牌到人家不拘公務起數亦必先言其處坐

其呼朋引類虎踞狼餐之態更甚于吏書一坐

而酒錢動以千計然後吏書講開手錢差人講

發落錢此初相見事也吏書或止一次或臨審

時一次或審過時講取供出力錢一次若差人
則翻局甚多大抵初次日發路二次日講承牌
父娘錢有一時不能措辦者日且在肆上轉限
墊牌日墊牌東道臨審則合衙門人等鋪墊酒
錢審過後蜂擁入肆此酒肆之當禁也偶有禁
者但掩門改店面而已內堂酒擭依然如市且
旋于曲巷中暗開矣抑聞差人講承牌法其語
十兩則曰十錢兩縣差人開口動輒曰幾十錢
甚至有五十錢者掛名不過一人羽翼奚啻十

數其下鄉雖一牌亦兩人船戶皆虎差矣錢糧
牌一區中幾啚幾甲甚至甲下僅蔽風雨之人
無不斂取蓋鄉愚不識字見一朱筆票二青衣
人毚㲋已喪恣其攫取而已差人承牌書手賣
之所謂父娘本錢也然無賴之徒有何身家出
銀買牌者乃縣前之巨棍耳又有原被自買者
一日今所最急者將來五年之役不先淸查田
地無以爲縣役之地民苦之所最急者在見年
經催而欲免見年經催之苦必先排年得人然

各甲排年不等有一甲而人丁有係田地以百計以千計者有一甲而人丁孤另田地寥寥反有逃亡死絕荒地荒坟之賠補者則清查田地人丁之舉必此時頂爲之地秋間糧長解戶經見排年可坐而定矣葢欲徵錢糧必先定會計向來

國課部與淮習于玩愒當會議先請于

朝每年以七月爲期一有定討星馳到撫院隨發各府州縣刻日攢造比冊限長单青鎖于九月終發糧長率各排年親領糧則十月開倉

十二月中旬完糧正月出兊二月開倉銀則十一十二月比五分二三四月比五分七八月摘此其糧船不許地方停留三十年前撫院一決行牌榜漕運一路凡糧船停泊河下限地方即趕開船非大風雨不休違者地方究治是年糧船秋即回衛今一路停留又在外方裝貨所以更遲耳

長洲縣無處荒田設處七議

說者曰吳江常熟低田其土硬細一經修築可

延數年可以障水惟長洲之土不然名曰灰雜土居民飲河不可開井即有岸塍不能禦水一遇久旱不能盛水固也然歷考南處錢王獨居東南專享水田之利最低者今即不可田而可蘆也可蒲也可牛艸也蒲艸利溼矣種蘆畝少不下一錢或曰屬之操兵恐操兵聚則亂不若屬漁戶長各鄉有荒田各鄉有漁戶以水中之人取水中之利計畝納蘆草等必有應者

常熟段侯若積荒之無處也始核眞荒田盡丈

官許諸人承攬給印照耕種熟年每畝納米四
斗上倉不用折銀恐監收以斗斛苦之置五斗
斛平斛之外另造斗式或七八升或一斗三四
升或六七斗各置一式照畝數納糧升合不虧
如一畝二斗還官二斗派熟區作糧而令熟區
納荒區二斗之折銀歲歉令熟區代荒區出糧
而緩徵其銀此法頗善有業戶避役詭荒沒田
仍自領種或捏他名者若何曰嚴令囬鄰畾長
保結可也

荒田既查有一急務焉夫輪甲之法廢於官戶輸納艱也近議莫若復輪甲以蘇小民之苦而另立官戶知數於本都以通輪甲之窮其見頗是倘又不能行則荒田輪甲永不推收决不容已矣不唯熟田不容推即荒田中之勘熟者亦不容推行此法於荒田而便則熟田輪甲可徐議所謂法相因而事有漸歟

凡荒田數百畝有極下者有下中者有中者令歇家督同畾總見年人等公勘下註某下中註

黃中註青另區親覈誣必重其罰然後將下等另立一長洲與荒區永不推收冊無論其他設處卽詭荒累年積逋可代荒區幾載糧折矣此鉅利也

更有勘荒一便策焉曰立城鄉水準石其式用九字中一字爲準下四字準水之少者愈下愈少上四字準水之大者愈上愈大水到第六七字作荒分數若干到第八字作荒分數若干至第九爲全荒豎六門水城口下各荒區或橋或

廟口亦立一石遇報荒年分止按此石而暸然
何必驅馳汪洋大水恣所愚弄貢目前最緊之
法萎蘇州水最平日平江可一石而定也
或口熟田籍荒田籍荒皆强有力善舞文手也
誰其查之有一妙術焉首告眞熟田冒荒者官
爲覆實其田盡數沒入其該區或鄰區勘田公
正許令照畝代納無處荒糧誰敢哉故僞荒田
盡沒入官必滋弊而熟田報荒者沒其田此瑜
王之策也

或曰水利可罷不舉乎曰　王悉塞諸涇厚築圩圍宜歛諸處之水直下吳淞江入海而江中設撩淺兵八九千人每置鐵箒隨風上下壅閼自決旱則開涇以延水故天不能災且限戎馬米至一石五十錢水田能困之哉顧先治其標旋治其本為吳人造福莫如開吳淞江陞科復熟又告荒即係奸民則宜行沒官之令矣段庚於熟年令沒荒田代熟區糧然後於凶年亦令熟區代沒入荒區糧方為公平而止于沒入尤

有限制今荒者不知淺深茫茫一縣而歲歲使熟區代糧此近日人情大不平事其實何益于荒區哉

賦役紀聞

此中錢糧往往征過半年而會計尚未須發此其積弊相仍皆謂本年會計未定姑照上年以約征二字延至會計至時小民輸納已及大半將有減則未沾實惠增則倍加重科者令自十月朔征會計于每年七月先行頒定毋爲約征

之說至青縣長单亦即早行須給然後開征

花詭

新置之田易查世業之田難考且吳下多回贖加絕之刁風或因此而愈甚乎意行清查而議貼役爲絕花詭之根可計長久

徵解緩急

今日急一分所緩則必緩一分所急今日多一分之放則後必少一分之解今日自一應起解酌緩急爲後先某解爲至急次急稍緩方以所征

之銀先放其急而次及其余者其已解出則于某項下實填日月解役姓名按期嚴追批廻銷繳大都錢糧急者無使用緩者有使用故耳

輕賫

輕賫之説乃漕兊加尖之折色也每正米一石兩解加尖天下不同有二斗四升者有二斗六升者在湖廣則三斗六升故輕賫之名亦不一有曰二四輕賫有曰二六輕賫有曰三六輕賫江南諸郡皆二六也此葢于每石加耗四斗之

外復增此一項是免米一石費民間贈米六斗六升矣而今之臨兑加贈又加外之加矣嘉靖年間部規以二斗六升改折銀一錢三分解淮若仍給與兑軍則交與運官似屬極便而必多此一番解費守候實無謂也

催科

小民止有此數鞭朴之費大都皆正供也倘稍寬期限令其移鞭朴之費以作正供則省杖百獲賦一省杖千獲賦百省杖萬獲賦千明諭催

徵有法刑省而賦清者上上考其逋賦最多之
戶處以重法庶豪民畏威窮民感德一時賢能
在位精思考鼎百計設處雖民鮮積而省畝朴
即是多積聚此可百户保其不逋者一旦有警
驟愛之心足以相緩急

紀山東荒

憶丙辰下第齊魯間骨多于肉在滕縣見婦女
値六錢惻然爲撰有司莫以告是以如是其急
也思天下之民三篇其時幸不釀亂則淮徐道

袁多置兵衛討吏及借討之士與一切賈人也
私計不數年此方之人必以饑窮致釁及壬戌
候見告特餓症耳法當先補又候飲至候京觀
摧殘良苦而地方眞亂矣丙辰死於歲未見賑
壬戌死于兵未見撫且陸走遼海走登踰半東
人也猶撤防焉言之得無類發棠是爲馮婦也
撩越狙臂是爲河間婦也嗚呼噫猶在耳竿猶
在牘離鄉井挈子婦望郊㘥而匍匐者猶在望
能無惕惕乎異日者寇起鄆滕猶易撲滅賴中

州陳兵河上拒不得渡然歸彰一帶亦岌岌矣今徐州未復舊觀迦河不閘善後豪喜輩一據徐一扼迦有山可憑有漕可梗恐山東分爲二而又與中州之冦合爲一此何時也非大加休息與之更始盡革驛遞繁供不可凡海內驛供莫奢於東省卽吹手一副折乾至八錢甚至一兩他可知也

趙文穀一疏如泒馬滋田如麥折驗額如蒲價脚價可汰于改折如王封供祿宜隸之本藩

四司料銀日增事停加泒如故白糧破家厚運
軍以順帶上林溢美入光祿以㴉征耗米盡刮
一空而泒剩何多操兵餉盈七萬而爪牙安寄
州縣差操民壯祇堪守城太鎮吳淞官兵孰能
禦敵荒熟混而荒糧逐爲無處征比殺而窮民
莫可控號民兵說寄豪勢海販漸致通夷可思
已

常年賦法以會計未至掣造數之肘正不知嘉
靖法每平米一石分徵本色米五斗折色銀二
錢五分推收一定便可照此數派徵何必會計
到後盡一府額賦内原設有餘積本色米一萬
九百七十石二斗四升七合六勺九抄七撮五
圭餘積折色銀九千二百七十三兩七錢三分
八釐七毫二絲三忽三微如長洲縣餘積該本
色米一千三百七十四石八斗五升九合二勺
折色銀一千四百一十九兩五錢三分四釐三

絲二忽五微今經賦冊亦有省存本折每年會計到日攢筭米多而浮于五斗銀少而不必二錢五分則取此餘積米以補起運多派之米而併其少派之銀于餘積銀多而浮于二錢五分米少而不必五斗則取此餘積銀以補起運多派之銀而併其少派之米于餘積如更多而餘積不足以補又有存留項下如永豐太鎮等倉本折色各有二萬二三千有奇皆可以如餘積法壓除起運本折色之多寡以轉移消息之至

于此平米一石派徵本色米五斗折色銀二錢五分則毫不得動移使官民上下永永易知共曉雖神術鬼奸莫能高下其手弊安從生此畫一賦法爲第一義也即今歲有荒仍用五斗二錢五分之法闕徵待免荒數到查荒已明即從末限筭免如本年應免五分止徵五限應免四分半止徵四限半總不亂五斗二錢五分畫一之法

分徵丁田

國初一府原額設人丁銀以支里甲均徭自徭里役費廣而用奢人丁不足于用嘉靖間 王太守始立爲僱役之法又以槩派人丁条乞爲貧民累乃于田上加編丁銀計一府原額人丁銀一萬五千五百七十六兩八錢二分加編田上丁銀七萬五千五百二十八兩二錢二分六釐雖所加不啻倍蓰之多而一府人戶閭門安坐以爲生計不復知有徭里之勞費其法原與糧稅分籍分徵數可不混而影射之弊自少自

嘉隆間與糧稅同籍混徵簿籍雜沓數目浩繁中間耗蝕胥儈之無筭即官之最精明者終不能核毫末于千萬如之何不爲民重困也故糧丁必不可不分徵如舊法如長洲縣原額人丁銀四千八百六十九兩三分田上加編丁銀併在城家資編銀一萬五千二百三十七兩六錢四分三釐共編丁田銀二萬一百六兩六錢四分三毫其法每人丁一丁編銀三分每田一畝編銀二分一釐地蕩等一畝編銀四釐俱是分

釐齊截之數不如今法有絲忽微纖沙塵瑣屑之零數任賦胥之高下其手而爲小民病甚也

葢一府丁田歲額內有預備鈙一萬二千三百七十五兩二錢九分二釐九毫如長洲縣預備銀二千七百八十四兩三錢四分三釐八毫每年支用不敷卽于備用項下支取原額有餘併貯餘積項下原編每丁銀三分每田一畝銀一分一釐地蕩等項一畝銀四釐歲歲率以爲常亦不待會計定而後派徵至於扛役兵銀今卽

不能盡豁似當倣攢丁餘備之法定以齊畝之數與丁田同籍併徵人人得以與知其數毋使賦胥獨操其柄而高下之其爲民利大矣

畫一實徵

實徵者何謂科粒纖塵一一皆實徵之數而不浮不虧是也故得于成數之外如併徵丁田帶畝兵役扛則有餘而徵不爲實也虧于成數之內如混徵荒糧虛徵優免則不足而徵不爲實也故下田則分徵于別籍兵役扛則過豁于餘

積式暫冊田周徵丁荒銀則查除于抵包優免則預扣于冊外四徵去而後實徵如實實徵實而後均派行均派行而後影射侵盜詭弊無間可入上不病於虧額而下不困于多徵此實徵之法行也

選吏驗封

嘉靖十四年以前糧長收人戶折銀于家收頭又總收糧長折銀于家一則畏事糧長規避費多一則不肖糧長私收妄用一則衙門人役上

門索詐收頭之爲民害所從來矣　王太守乃
置官櫃收銀于縣爲立驗封之法折銀納于官
櫃不納于糧長而細民之加贈有制納銀投于
選吏不投于收頭而收頭之患害以除選吏責
其驗封不責其稱兌而銀兩之輕重無權其立
法良善索行之二十年衙門人役以無收頭苦
無需索百計以撓之復從糧長照收頭收銀于
縣而其害更甚于嘉靖十四年以前然輪甲之
法未廢猶止于十年一役陸櫃之法仍舊只在

大戶受虧自輪甲遞變而爲虎鼠田數盡歧而
爲花詭冊中無獨當一櫃收頭之戶于是照田
散點收頭每田百畝收折銀四百兩令議收銀
三百伍十兩非二十金不足以完此役夫百畝
之所入幾何又以强半完課而俯仰百費皆取
給于是其堪此役乎故選吏驗封令歲似宜即
復以永永盡拔士民之害

早截推收

本縣常年以推收入截學會計之時故每年推

收必限定七月終截數八月一箇月便可攢造
大比冊不必先用小比冊以滋多弊分畨照造
青繇八月終便可給散人戶以便輸納歲至八
月稻香在望賣田者自無間有賣者示令賣主
扣足本年錢糧佃租比冊青繇仍在賣主戶下
完辦候來年推收過割公私俱自兩便今歲新
錢糧時下推收已截月初似可給散青繇
專用青繇
嘉靖間　王知府立青繇法青者華絲紙而用

竹青紙俾不得磨洗改易也谿者田地斗則平米本折數日之根谿具在一紙十年内通照此谿辦納俾不得作弊增減也不輪大造年分不許推收再造縱有出賣只從本戶徵比但買主不行認納許造拿問此法行之二十年利于官民獨不利于賦胥又復年年推收廢青谿而用散納票每戶納銀一次即用小票三張一留縣照一給經催一給納戶較之青谿奚啻千萬倍票多即印多歸之則日有不給悉之則多為所

盜而弊可勝道哉慶曆閒有歷散票之頌者乃
改用長单而廢散票其法每官大戶糧里人戶
凡有田土者各給長单一張前開田地斗則本
折數目後分十限人戶依限照单投納收頭僱
書每限照細數填单每甲里長給通甲長单一
張每區經催各給通區長单一張具知本甲本
區納數多寡完欠以便催納大體與靑黙相類
但靑黙後十格分填十年投納數目長单後十
格止塡本年十限投納數目爲差異耳是長单

田糧根谿與上納數目人戶猶得明見而明知
非若散票止有納數無田谿弊自鮮少雖不及
青谿十年一紙之簡不太簡于每人每限每次
三票之太煩歟至于分之則官大戶糧里人戶
各給一張合之則里長連甲下各戶總給一張
經催連一畐里長總給一張青谿與長单俱不
相異故以青谿而止塡本年十限卽是長单以
長单而總照十年納數卽是青谿故用青谿似
不必用長单以青谿法用竹紙可革樑改有田

繇可草散票猶爲盡善耳然惟糧丁分徵入戶有田地者方給青繇單丁無田地者卽不必給糧丁合徵卽田無一分戶止一丁者亦給一張其煩簡又復相懸故糧丁必不可不分徵而青繇必不可不專用也淸查未定則用青繇而止塡本年十限淸查一定則用青繇而總塡十年各限爲不易良法也

儘免實荒兼附淸查

常年勘荒積書爲政先報各區荒之分數多少

不即隨荒塡註業戶姓名及免荒數至衆從書
手買荒買即熟可爲荒不買即荒可爲熟而荒
民重困若非親臨踏勘何以得實往時非不欲
意親往乃積書通同舟轎夫役直達汪洋大水
一望無際之區甚且指河爲田陸行則故浸其
轎水行則幾覆其舟以恐懼之自是不復親勘
一任書手田甲恣行荒熟倒置之禍弊所從來
矣第勘覈災傷田地固非細務而淸查欺隱田
糧亦爲要政似宜與荒併勘以貽民無窮之利

其要不過在照古額圩圖與田甲畏法而已嘉靖十五六兩年各州縣正官清查長洲縣申云古額既毀田已失乎官民吳縣云各區田糧半則既無圖冊可稽吳江縣云惡其害而籍去文已無徵七州縣皆然夫古圖既無可據而又不嚴責于田甲何所憚而不為惟大年　王知府親臨踏勘妙在以撒合總執一縣古額之總數各區有一畝之走失原額即與縣之總數不合執一區古額之總數各區有一畝之走失原額

卽與區之總數不合以圩合啚以坵合圩無不皆然其淸查示云如有總撒不對走失原額及那移增損情弊定將田甲用一百舶大枷枷在田所待查明之日然後開枷問擬夫以總撒之不容不對旣如彼而嚴罰之不容少寬又如此于是古圖之藏匿者卽欲不獻出何能須臾待乎各州縣十七年申文皆云追出古圖遂據此圖以查核如破竹然無多日而卽竟其功載在淸理田糧錄中可考今之淸查似當以嘉靖十

七年風旗字號圖冊爲據而以歸正冊八事定
稅糧大綱爲則
首一綱日以原額稽其始嘉靖之原額以宣德
年　周况西公
奏免田糧八十萬石後之原額爲始今日之原
額以嘉靖十七年　王知府儀平斗則之原額
爲始載在歸正冊第四十五六葉
第三綱曰分項別其異中之五項除撥賜西寧
侯八戶自納該府正糧田三十四項九十四畝

三分六釐三毫正米一千一百石外其一項止
徵山蕩正米若干二項肥瘠相等田每畝攤耗
米三斗七升五合平米若干三項低薄田每畝
攤耗米二斗八升平米若干四項另項科麥地
折米若干五項另項科租田地山蕩租米若干
此嘉靖分項之綱即爲今日原額之綱
第四綱曰以歸總正其實
巳上五項該實徵田地共一萬二千三十六頃
五十九畝六分七毫共平米四十五萬四千四

百六十四石四斗七升三合二勺詳序正冊第五十九葉

萬曆十七年經賦冊二卷第九葉實該田地山蕩一萬三千二百三十四頃七畝一分三釐一毫比嘉靖年增多田地一十一萬九千自萬曆千七百四十七畝五分二釐歸毫十八年至今年二十五年間又不知增出若干

該額徵平米四十五萬四千三十九石九斗九升八合五勺比嘉靖年少米四百二十四石四斗七升四合七勺

第二綱曰以事故除其虛

嘉靖歸正冊第二十八九葉開載共坍荒公占

田七萬三千二百二十一畝九分一釐正米二萬二千二百五石九斗八升三合三勺除將前項清出改正科擺田五百一十二頃四十五畝九分七釐二毫正米一萬五千五百一十二石六斗四升八合抵補外無徵田二百一十九頃七十五畝九分三釐八毫正米六千六百九十三石三斗三升五合三勺仍于田耗包補

萬曆經賦冊三卷第五葉後荒擺五千三百七十四石五斗七升九合四勺照舊止徵折色

按此弊尤宜先豁今之荒區不歸咎于重征
巳抵包免過者之過反誤謂　王太府公水
田亦攤乎其三斗七升五合爲過何究極哉
不知凡此水田　公皆以隱蔽抵補田耗包
補之荒田也覽冊了然　公安忍用此無稽
之征而流禍至今極耶不然一縣七萬三千
二百二十一畝之荒田自　公除免其糧
公奚能指數其除免者是何圩啚
巳上糧數一一開示各區啚糧里書手田甲務

將眞正圩圖公同業戶清查嘉靖年已抵包過
荒糧二萬二千二百五石九斗八升三合三勺
萬曆年何以又有荒糧五千三百七十四石五
斗七升九合四勺併入熟折銀內折銀徵納除
豁者旣重科以瘠人抵包者復併攘以肥巳荒
熟兩利代賠者何辜萬曆十七年比嘉靖十七
年增田地一十一萬九千四百一十七畝五分
反少實徵米四百二十四石四斗七升四合七
勺田多而糧不多多不在公賦而在私畝糧少

而田不少少不在民民而在奸徒左右無間稍
飛者何歷總歸正册一縣舊額糧四十五萬四
千四百六十四石四斗七升三合二勺循五項
斗則據圖查對以坵合圩以圩合啚以啚合區
以區合縣自當分毫科粒之不爽而何以百方
分奪于減增據經賦册一縣長田地一十一萬
九千七百四十七畝五分二釐四毫除原額以
外前圖不載復熟有糧開墾有糧新漲有糧池
蕩有糧自當分毫科粒之入額而何以一啚盡

忝于掛漏至于今歲新荒不拘報荒分數多少
該啚一圩之內勘是全荒照圖査係嘉靖年已
抵包過為萬曆年重徵糧若干某人代賠者開
註應豁查係新荒何項斗則該糧若干係業戶
本啚某或某區某啚某人開註候免半係舊荒
即半註應豁半係新荒即半註業戶總計荒田
若干荒糧共若干除云前抵包過荒糧二萬二
千二百五石九斗八升三合三勺餘數乃為新
荒其有指坍為難測者丈其存而坍易曉謂荒

為難步者驗其熟而荒易知有糧而無田者除其名有田而無糧者歸其戶田肥而減額者復其額地瘠而增則者減其則額內復熟者何人得業額外增收者誰戶承佃一一清查明白仍畫魚鱗圖一紙填註圖內俟親臨之日一同業戶挨遍從首歷沿坵履畝挨次查考以至末區如有走失五項原額總撒不對荒熟例置輕重易則暗栽影射隱蔽等弊治以嘉靖之法必明而後已夫民數十畝錢糧之禍一旦其慘乎至

于荒之分數不當混一縣之荒數論祇當就荒

民之荒數論嘉靖間報荒六分

恩免亦必六分故以六分之免必六分之荒荒

者全免熟者自輸荒民何至逃亡今之荒區頗

多全沒即幸報荒六分計所免或止二分以二

分之免免六分之荒即盡歸荒民荒民尚有無

獲之輸熟民自有全收之利如往年踏勘不嚴

任奸書之顛倒爲荒民禍極矣故今幸有

恩免嚴核于勘荒之項即試業戶而俾得儘蠲

痛懲乎賣荒之弊毋致得賄而移荒乎熟且令舊荒之民永杜乎後患不使新荒之戶陰奪于舊荒新舊荒民其皆有荒而無荒乎

嚴核倉儲

先賢盡一本折各半徵收爲數乎則易稽而難侵至其全數畢輸于六倉收完總出於糧長而督責之以時稽查之必嚴別無旁竇少參其間而升合不得以胃侵故先遲早完而積貯常溢乃其本則在縣主之親督耳一冬三月宜少緩

一切政務如停怭側而專意倉糧俾民無多科
而倉有餘積
一曰糧悍于入倉　各局倉糧必繇經催催納
上倉與糧長總收乃倉猾積書欲包其役而攢
食其中駕爲糧宿在倉盜糧者多而奸人稍不
滿慾陰用水以潍其米而浥濫者多于是正役
惧而與之包當即于應納糧里戶加三四折其
銀以收之而糧之入倉者倍少此輩素知糧本
有餘得臨兌之日與該書串通多撥兌于官入

戶糧長而代役所收糧半歸于私槖諺云聽爲軍備而軍之支不支與支票之眞不眞孰從而稽之故首宜嚴禁者糧不入倉之弊

二曰先散于啚甲　宣德間以里胥多擲小民之賦而又負不完官　周文襄公乃置倉水次令小民徑自送倉糧長總收而總先小民始不多賠于里胥乃近年多爲啚甲先如水次置倉之法何且小民雖得逕納糧于糧長而小民各戶之糧數則總于里長里長各甲之糧數則總

于經催經催各啚之糧數又總于糧長而糧長
照之以收各啚之糧以撒合總以總合徵郎升
合毫釐安所容其同異而使盜于其間今若啚
甲自先則經催一啚之糧數不總于糧長里長
一甲之糧數不總于經催而啚之經催甲之里
長與糧書串通以未先爲巳先以不盡先爲盡
先其爲盜糧便計孰從而稽之哉
三曰法廢于私派　嘉靖歸正冊六十八葉
本院驗派本府實用起存平米二百四十七萬

四千二百一十三石九斗八升一合令以坐派
前項兊軍本色米九十四萬八千四百四十石
折色銀一十萬五千一百八十七兩五錢四分
一釐六毫六絲六忽于實用平米内每石驗派
本色米三斗八升三合三勺二抄九撮八圭二
粟折銀四分二釐五毫一絲二忽五微二塵府
以此法驗派于各州縣各州縣以此法驗派于
各糧長凡有平米一石者無不畫一均派于此
數而罔有圭粟微塵之参差自是而驗派既兊

自是而驗泒德府兩京民運本折亦無不以此一石爲法而照之以均泒即欲侵盗其圭粟微塵亦何隙而容其侵盗柰之何自儘泒之法行晝一五斗二錢五分之法廢而更之以科粒沙塵之不可計又復各州縣各自爲一則于是晝一均泒之法併廢賦胥始得以恣逞其私而高下惟意之適故州縣主而精明則多泒其出數而窘之以不及支州縣主而渾朴則少泒其出數而餘之以多可盗盖府胥與縣胥常通……顧

文康公　奏疏云上下之間脉絡灌注關節相通造作奸弊無所不至者其此類歟至于各州縣之派法視糧戶之淳刁與親役代役無賄有賄者爲之高下或以衛分之强弱判利害或以單備之有無分損益就中索詐已甚不貲而侵盗百出有不可數計者良民如之何而不重困也

四曰㡯漏于分支　對支倉糧第一弊窟如蘇州府永豐倉係之府而不係之衛命曰永豐而

不曰軍儲蓋積貯爲不虞之防非給散爲養軍之需明甚何今之漏巵于永豐者則有三焉經賦冊第四卷下四十二葉以永豐倉糧係之爲蘇州衛軍儲而四出對支夫蘇州衛原有屯軍七百九十一名共屯糧四萬二千三百八十六石四斗四合六勺足供官軍之糧矣况有門攤稅銀支給俸鈔城租灰銀徵抵軍需又今之衛官與軍耗散既多即以屯糧支之尚自有餘而又何必借支于永豐乎其爲漏巵者一近設陸

營兵復支餉于永豐夫陸營兵拱衛衙門巡守城池以肅清盜賊其餉誠急正不考長吳兩縣原設有差操民壯五百一十名歲給均徭銀三千六百七十二兩舊制之爲巡守息盜計者自周故與其裁民壯而增營兵毋寧即營兵以代民壯名之曰營兵壯而以民壯之餉餉之餉固自充而何必借支于永豐乎如謂猶存民壯之半以差操均徭冊固曰差操民壯止于護守城池無別項差遣如但差操而廢巡守用此何爲

其爲瀰危者二本府永豐倉糧及太倉鎮海等
衛軍儲俱本色米二萬二三千有奇折色銀約
如其米數其本色每石加耗脚米三升糧長運
入該倉必足其額倘軍衆應支者亦必就倉官
給其入也有常數之可紀其出也有同伴之譏
欺安得有冒支顆粒者乎其各倉本色俱係就
近撥派如郡城永豐倉則就近撥長洲吳縣吳
江三縣而不及他縣太鎮等衛則就近派撥太
倉崑山嘉定常熟州縣而不及長吳無論嘉靖

冊爲然郎萬曆冊亦云因道里遠近便民力自
運倉之法廢而對支之弊起又以太鎭之軍儲
而支取于長洲近遺本衛額設之軍儲而遠索
長洲無因之糧餉豈長洲之永豐亦嘗借之太
鎭之軍儲耶抑額雖設有太鎭軍儲而太鎭及
不得支耶且兩衛嘗有羨餘抵充劉河崇明兵
餉方有餘而抵充别餉忽不足而借支長洲又
豈畫一之政體則然耶經賦冊撥派長洲折色
于太鎭吳淞原係正額之數而非取給于永豐

又止是折色而無本色今太鎭各衛紛紛以本
色告支彼有輸粟永豐待太鎭領支又謂新粟
對支爲便正不考永豐非太鎭軍儲嘉曆兩冊
俱未嘗以太鎭本色派及長洲太鎭自有大鎭
之本色軍儲在安得捨彼以取此而況對支則
又旁潰于莫制奈何今長洲有此徵與此支耶
其爲漏巵者三濆水豈也蘇州衛則支陸營兵則
支太鎭衛則支使如嘉靖冊撥派長洲縣永豐
倉本色米一萬四千四百一十石四斗三升運

入本倉各軍兵即不應支而支亦止此一萬四千四百有奇之數而已餘尚存于長洲柰何米不運于倉支惟對于票軍兵之眞者支不眞者亦支印票之眞者支不眞者亦支惟是稔知其弊者多泒軍儲又皆以不支爲支餘縱別年逋負之不多者即無不支而良民之脂膏眞如滄海之實漏巵于是乎不盡不休矣尚安望積之永豐爲一府永賴計耶

照崑山縣事例縣田畝驗編役銀田上每畝

歲取釐毫編入會計積銀在官以充各役之費衆輕易舉便于取足雖神奸不能肆巧而倖免雖寸田亦供銖錙而湊役此乃釐花詭均賦役之捷徑也

收頭一議尚應再商蓋糧書非可掌出納之人銀匠亦皆無賴之輩此决不可托者合照松江已行事例凡官大戶銀俱自傾解府可省收頭十分之三四另撥大戶拆封亦非善策古法錢糧問經手以未曾經手之人卒然令其拆封亦

恐被此有悞但每區之收銀宜坐定一收頭不宜以一收頭而兼收幾區致多更換每扇之比冊宜坐定一扇書或管牌比較唱名之書始終是責造冊開報完欠區銀不如格亦宜責成此書蓋樑卯隱弊皆出此一人之手錢糧拖欠必此人照應方能無罰　其一應衙門諸費火耗解扛等項時葦時興必掌印官嚴加訪察禁革方能保全收頭若能革此諸項即當收頭者亦無甚苦難矣不必更議貼銀也

塘長有名無實徒害民之常例去之為是但圩岸修築亦是水澇要事合應圩長督各業戸佃戸照田修築此只須刊行告示給發圩長曉諭足矣

糧長里長經催見年在　國初立法為以大統小以貴御賤之制當之者多喪身破家此則今日所當首議者也

松江賦役議

小民人戸再無敢有拖欠錢糧之理皆是里役

乾沒肥家或造手無産之徒包攬充役使用耗
費催人杖比必須照蘇州法則舊年十月十一
月十二月三箇月額定徵完六分每月只比一
限勒要完二分一限正月免比二月三月四月
一分一限五月六月停作免比七八兩月通完
如數不費里役往來之苦紊亂里役催討之功
令總房皆要五日十日立限又有押區押圖差
人只管衙門賺錢不顧里役使費
錢糧重務皆從里役發端各處皆以擢里爲重

必審殷實良善承充府縣優禮鄉黨敬服不侵
欺錢糧不騙害百姓催錢糧到手上納十年一
輪又有甲田資補保守身家不肯將錢糧用空
受杖受罪惟松江三縣有田者避役無田者攬
役錢糧入手視若倘來一家飲啖衙門使用盡
將糧銀耗費甚至脫逃拖陷平民重徵再納爲
害不淺須着公正開具十甲互結爲憑必將甲
田清追存甲聽役若有拖欠不依限者原報畚
正與首名總催逐限查結清納一甲有欠罪及

各甲一啚有欠罪及一區則一區同役之人皆
以錢糧為兢兢矣糧米有漕兑解運軍儲三項
緩急輕重原分三等漕兑第一解運次之軍儲
又次之漕糧限定舊冬三箇月三限完足早先
派兑區啚照數收備嚴示不許混亂搶收不許
折銀乾兑不許賒串虛報不許掛頓私家益因
包攬之人不耐心經理虧折自有原役承當纔
及開收即圖了局一味乾兑彼此混奪或將乾
兑前銀支費賠錢挾妓至臨兑之時米缺價昂

旗軍探知無米乾兑倍索重價有田賣田有屋
賣屋無田屋者只是一逃爲得計而船泊水次
比兑牽扯遺累無辜及糧足船開仍出遊蕩官
府亦以糧務結局不復管理而奏兑設處之項
竟供奸役侵蕩之資大可懲也
該縣賨徵常額該米若干首派漕兑若干解運
若干軍儲若干合數奏派每限何日比漕糧何
日比白糧俱是一月一比勒令依限與漕糧一
起完足漕糧上倉運糧上船勒令三月初開幫

水東北隅苦旱歲無全熟又因四址公錯四民
散處地無主著素封接壤鄰右如華亭上海太
倉嘉定崑山長洲吳江嘉善平湖各處星列棊
置于八隅凡青浦膏腴田畝市房得利差役照
常優免否則詭寄隱冊躲避欺瞞而差解大役
居民戶田不及百畝者皆破産承充利歸他邑
役累青民安得不剝肌吸髓以至于窮且盡乎
松江一府三縣錢糧共九十六萬華亭四十八
萬上海三十八萬青浦僅九萬六千官吏師儒

廟社祀享餽遺傳供孤修船隻及府廳署竟與
華上平等以至錢糧不能如數應副不克如期
紀淮徐賦役
淮徐賦役乘時事之多故多假借以爲名其于
條鞭差役疊出層現有因人以增設者人去而
設不除有因事以加徵者事停而徵仍在前事
加徵後事轉引以爲例前人增設後人復傚以
爲規一時或救燃眉權出于不容已累歲緣爲
定額勢重于不可回有托名帶徵公然申請加

派者矣有假手奸胥分外多派數千者矣如徐州加增一萬四千二百餘兩邳州加增一萬八百餘兩山陽加增一萬一千二百餘兩沛縣加增七千五百三十餘兩蕭縣加增五千餘兩碭山加增四千八百餘兩鹽城加增四千六百餘兩海州贛榆沭陽宿遷睢寧桃源安東豐縣各亦不下二三千兩若較之二三十年以前求之賦役全書之外又不知加增凡幾許也以故夏秋正糧則壤如故額無創溢地無加縮而向之

每項徵銀七八錢者今徵至一兩二三錢以上其所在則云地有拋荒糧沒催科未見其或竟況覊縻皆曰舊業豐田而戶口有發頗少云大都里書挾合徵以瞞民則雖每一事加幾十幾兩而不覺其多理可分總數以均攤則雖每一畝加幾釐幾毫而亦卸其流欲之漸加漸多習爲固然雖三年一開而每并閏用廢數兩闕詳察此弊先在所刊故書過期加徵款下註總而不計地計總而不計零散今弊賣糧開耳今

備造于此逐開某州某縣夏秋糧若干每項幾
石幾斗每畝幾升幾合起派其人丁戶數幾額
勘定某州某縣上上若干下下若干總計錄若
干每畝該屬地均攤若干每畝該幾合幾勺
幾釐幾毫起派遇閏加徵若干每項該幾分每
畝該幾毫預刻成書人給家傳使小民曉然洞
見雖可欺乎其里書敢多派一分一釐許徵害
赴院道告理重置之法或不時差人會審飛提
納戶人手繇票查驗仍令年終總繳見年赤曆

及納戶踩票磨對類發貯庫聽覆查盤有閏潤
已過加徵不除及有司藉公口實妄請加派者
糧戶吏書究遣官以不職參論至加冊開款內
所裁額外所禁如各衙門不許包占遞馬如路
應不用行戶夫役不派里甲如　皇莊如藩勸
等項轉移措置事干興除似應附刊末簡以杜
將來若夫所在田地除見種徵輸外有拋荒有
水占南山畇為原隰滄海變而沃壤直候忽閏
耳亦備載數目弁坐落處所許有司查報攤減

額派如別有告拋荒水占除糧者許本戶查新出腴地照數相抵總之田土可升而必不可匿錢糧可減而必不可增也

各屬比照山西通省例將額解京邊錢糧徵完谷照額項傾鋌鏨字貯庫具數開報府州委官承批徑赴該州縣隨便顧取數解至于廠驛河夫衙役等項亦徑自關支應解府州者差吏管解不許仍僉大戶里長復滋擾累

交兌之法如淮安府詹知府平兌平收原收原

解能有幾人聞昔年有每百兩加收三五兩者

矣甚至四五兩者有之而兩邊庫吏庫書該房

吏書門皂之常例不與焉銀匠火耗押差夥伴

沿途歇家盤纏之費不與焉又不啻費十之五

僉解者以賠累為藉口于是有津貼之名衙蠹

又假僉解為奇貨于是有里甲之派

黃河

黃河奔潰喫緊關防惟運艘二隄是賴往以黃

河工役繁興置此不修三十餘年河衛而隄日

薄隄潰而河益淤河與岸平非潰而漂田廬則潰而梗陵運岸隨河坍今年為土堤明年為河身本不修隄而致河之決又以塞決而閼岸之修所以處處横溢數年來狠矢三山相繼見報也今三山河工告成近三山七十里之内隄岸已築自此以下若陳鋪若秋鋪畢簿如故衝決如故尚可忘綢繆早計乎

修徐城

徐州受水患久矣先年水行濁河北去徐城二

千餘里東折而南出大浮橋穴止經城東二面順流而下河身寬廣護城堤故無恙也城不受外浸城內間有積水霜降水涸一開水關無不復歸于河而城不受內潰自開朱旺新河水繇西來直射城之西北逼迫北門小浮橋震蕩吞刷旋折南吼而東門一帶更危矣三面護城堤每歲加高數尺城垜不能過肩河身日高水發不至出岸者又其間不能以寸外之日浸日削内之日潰日穿城之不隍亦幸矣哉

據覈估工料銀共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三兩有
奇除前見貯在庫銀兩外該　欵銀二千六百
九十五兩七錢五分九釐二毫合于淮安府庫
積餘遺稅銀內動支湊濟

淮徐唬船

動支淮庫遺稅銀三千兩排造唬船七十五隻
酌派四十二隻淮屬巡防南自黃浦北至雙溝
東及泇河黃林莊一帶每船撥營兵十二名內
以二名充舵工船頭共計調淮安大營兵五百

四名哨官五員選委把總統領又以三十三隻
徐屬廵防南自雙溝北至珠梅閘又西自小浮
橋至堅城集一帶每船撥營兵十二名亦以二
名充舵工船頭共計調淮安大營兵一百九十
六名徐標二營兵二百名哨官二員把總統領

南庾

劉楚賦撥事例歸水兊以是三者足爲南庾之
濟乎未也楚賦餉黔水兊折色之日久矣卽奉
有

明旨改運改徵文移往來更替措置不抵冬則
臘春方可飛輓而至而此數月中事例零星不
過涓滴之酌又有無莫必之數十數萬官兵就
能枵腹忍死以待也哉